

地獄門

劉盛亞





1003983

復旦大學圖書館

庫文秋春

II

門獄地

亞威劉



社版出秋春



FUDAN

JE23000066965P 復旦圖書館

印 翻 准 不 • 有 所 權 版

庫文秋春
門 獄 地

• 人 作 著 •
亞 盛 劉

• 人 行 發 •
善 葆 馮

• 所 行 發 •
社 版 出 秋 春

號 八 十 七 路 河 黃 (9) 海 上
○ 七 二 五 九 : 話 電

• 版 初 月 四 年 八 卅 國 民 華 中 •

使萬物甦生的暖熱從地下蒸發出來，太陽不再是軟弱無力的，因此在堤上走着的少女已感覺到一股熱力直透進棉襖裏去了。因為她走得快，這時身上已熱烘烘地敷了一層薄汗。這天氣不單使這個少女健康的臉色更增加了紅潤，就連沿江一行垂柳也沾到恩澤；前幾天還是在冷風裏飄擺的細枝現在已苗發新綠底細芽。因了她的步子放得快，拂面的春風吹亂額前覆着的流海。鼻子略高而尖峭，正像用銳利的刀彫刻出來底一樣。兩道像黑絨似的細眉毛從中間被心思折斷，她的眼睛細長而微向外揚，明亮而嫌過分的靈動。這一對眼睛總是向前平視，好像在長堤的那端尋找甚麼。

這是一道寬的堤，一邊沿小山脚，一面臨河用紅色的石頭砌起，裏面用沙和土築成，因此看起來很平坦，可是走起來却吃力，尤其是像這個短衣長裙的中學生，她是加快了步子在趕路，腳脛早就發酸了。

不遠的左面是一叢鐵蒺藜，她望見這個就停下腳來，因為她意識到已經無法趕上那

一隊同學了。於是她決定在這裏休息一下，春水未發，河身許多年不曾洶洗了，堤下留積下河沙來，因此她就尋了一個較低的石坎跳到下面去。她在一小片沙地上坐下，仰起頭看那透明底碧空，陽光刺激了她的鼻子打了個噴嚏。她的頭部突然熱刺刺地發燒，立刻用含着羞愧的銳利底眼睛向堤上望去，近處沒有人，她才把心放下。她安詳地在那兒坐下，兩腳向前平伸，雙手反撐在身後，這樣她的腳脛就不感疲乏。

『記過就記過吧！』她對自己說，『我掉隊了！』

她們學校選了這一天作春季遠足旅行，早上就整隊出來，在這附近的一所廟子裏盤桓了個上午才列隊回城。可是她貪看那彫塑的五百羅漢，在那像迷宮似的泥偶巷道裏繞來繞去，想數數是不是真有五百個。可是那是個煩難的工作，她不特沒數清，而且在羅漢堂裏迷了路，等他趕出來，大隊已出廟去了。

她的眼睛在太陽下習慣了，她接觸到二月的風光。在那高闊的碧空裏有一個風箏嬉嬉而上。她自己也見到過好多次風箏，也玩過風箏，可是却沒有這個風箏好看。明亮的光落在河上是暖熱的，落在水面是冷豔豔的，可是却在每一個小波紋上加了一層金，那每一個金色的波浪閃的光強弱不同，組成一個活動而又複雜的河面。上流頭滑來一隻小小的捕魚船，上面坐着一個漁人和十幾隻魚鷹。那魚人悠閑地吸着烟管，把烟吐向空

中，當他剛吐出一口烟來時，她還可以看見，但是往上一點點，那白烟就散入空中看不見了。他祇靜靜地坐着，水已是差一線就沒入船中，可是他靜靜地吸着烟，一點也不去注意那個，就是那些黑色的魚鷹也學着他們主人一樣，蹲在船中或是舷上。水流得很慢，好像也很懶散地留連着春光一般。江那面沒有堤，河岸是斜的，佈滿着蘆葦和方生未死底野草。在他們之間也有幾株柳樹。放眼所及也有竹籬茅舍，和正工作着的農人。

這些風景在她都很陌生，但是她喜歡這些，她總念着眼前的田野。

她的嘴唇張開，現出兩列白色細小的牙齒，『一樣的』三個字輕聲地被吐出來。她很喜歡看小說，但是石印的小說上從來沒有寫風景寫得像小說月報和創造上的文章那樣好的，這時她所見到的風景，在小說月報上常常都可見到，因此她就又叫了一聲：『一樣的』。

孤單最初給她的是一陣滿足，可是接着來的就是寂寞。在她寂寞中出現了一個人。『我要寫封信給他！』

她喊了一聲，立刻就站起，她不再力乏，她爬上堤去，走了一段路就到了那一叢鐵蒺藜的所在，那是來時走過的，從那裏轉過去，走上一個小丘就看見那黑色的城垣和城

內欄比的屋頂和一些從屋頂露出來的枯樹枝了。

她的步子又變成急快的。城外的路上行走的人很少，不一會她就走進狹小的城門，進入那擁擠底人流裏。

她沒有停留，雇了一部人力車一直拉到校門前。她剛一下車，就有同學走出來了。

「吉蕙！你跟不上呀！」

她不好意思地嫣然一笑，就問：「明天放慰勞假不？」

「明天放，後天是星期，要兩天哩。」回答她的人，臉上也是一層春天的潤澤，展開滿意的笑。

吉蕙慌忙地往校門裏走，她忘記了身上發熱和臉上的汗，她祇想到一件事，那就是給那個八寫信。

這間屋子小而狹長，三面都是牆，一面是洞開的大窗子和門，都在靠着天井這一邊，看起來這一面就好像沒有牆一般。臨窗放着簾桿桌子，上面放着不整齊的筆硯和賤價的大印泥盒，盒蓋打開着，裏面還放着一顆木頭長印。太陽從外面照進來，小半間屋子都鋪上金光。一個五十左右的老頭子坐在桌前一把扶手椅上，他穿着厚棉袍，戴着毛線織成的帽子。他的兩手微微地抖動着在清理郵差剛才送來的信件。他口裏喃喃地唸着，除他自己而外，沒有人聽得出他說的是甚麼。

他把信件分成三起。

『二爸，你咱個要分開？』

問話的是一個十四歲的男孩子，他長得很高，臉色是黃黑色的，瘦長的狹臉上有兩隻稜形的眼睛。他站在他二爸身後已經很久了，他時而望着老頭子的背影，時而又望着那掛在牆上的鳥籠，那裏面關着兩隻淡黃色的白燕。

屋子裏靜得很，除了白燕的囁嚅唱和而外就沒有聲音。老年人聽見男孩子的問話，可是他暫時沒有回答，定睛把那三堆信件望了一陣，才輕輕地說：

『一起是老師的。一起是學生的。』他的話突然停住了。

『還有一堆呢，二爸？』

老頭子已經有些昏花的眼睛在老光眼鏡下茫然地轉動着，他毅然地把聲音放得高了一點：『不許問了！』

這長輩的命令是暫時有效的，狹長的房間裏又祇剩下白燕在籠裏上下飛撲和唱和了。

老頭把最少的一堆信件拿來壓在青布枕頭下，然後拿起另外兩起郵件來往校門去，並且把一句話留給男孩子：

『奎五，你給我看一吓門。』

奎五點點頭，熟悉地坐在籐押桌子前邊，規規矩矩地等他二爸在曲折的小徑上轉過去才突然一下站起來，很快的走到牀前取出那些信件來，匆忙地翻看了一遍。

他認識幾個字，當他父母還在的時候，他讀過兩年書，因此他把那些信件匆忙地一看之後就知道那全是學牛們的了。可是信爲甚麼分成三起呢？一起是老師的，一起是學

生的，爲甚麼又剩下一起是學生的呢？爲甚麼又偷偷摸摸地壓在枕頭下呢？這一連串的不解底問題一個個追隨一個來了。奎五對這學校歷來就認爲一個神祕的地方，他常來看他二爸，從他那裏拿錢給二媽帶回去。他是來熟了的他在那兒停下來就可以聽見裏面傳來的種種不同的聲音，有時是女孩子們無顧忌的爽朗的笑聲，有時是數着一到八的數目，他從來沒有聽見過女孩子在別處有過那麼大的聲音，有時，她們唱着歌，聲音是混合在風琴聲中傳過高牆外來的。每當他聽見這些聲音的時候，他就引起一陣癡呆底想象，尤其是偶然有一回聽見那歌唱和琴聲時，他的心情就有些昏昏然地擺蕩。

但是擺在奎五眼前的却是沉靜，路西邊的冬青樹靜靜地不動，讓陽光愛撫着它們，那水泥路上散臥着幾片葉子，有的地方也橫斜着梧桐底影子，從那條路上，有時走出一個或是兩個學生來，在她們臉上綻開了使奎五羨慕的笑。對這些走出來的人，每一個也都不肯放過，他仔細地看她們，從頭看到腳，下特她們的頭式，針襪和衣裙，就是她們白顏色蒲草書包，他也看得十分仔細。每一次，他都要望着她們的背影，直等她們走不見了好久，他的神智才會清醒過來。

原书空百页

吉蕙從那冬青樹的路上一直大步走過操場，上她自己的教室去。教室裏只有兩個同學在讀張華的「女史箴」。在「的」初意，教室現在一定是空着的，她可以安安靜靜的寫信，但是她一進入教室之後，就看見他們了。

「吉蕙，你跑到那兒去了？」有一個人停止了讀書，向她說。

「我出來慢一步，你們就跑了。回來點名沒有？」

那個人搖頭，把鼻子抽動了一下，「屁……我才不信哩。」說完才又去吟哦古文：「驩不可以驩，寵不可以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

吉蕙不喜歡那抽動鼻子的樣子，他想報復她，但是她讀書去了，再也不望過來，於是她就走到她耳邊，大聲地繼續唸出下面的「美者自美，翩以取尤。冶容求好，君子所讎。結恩而絕，職此之由！」

那兩個人都停住聲音不讀了。

『你就背得了？』一個問。

可是另一個戴近視眼鏡的却替吉蕙回答了，『她哥哥是教書的，她早就讀過。』吉蕙從前不曾讀過這篇文章，她就反駁說：『我沒有讀過！』

『屁，你沒有讀過才怪。』

『我硬是沒有讀過。』

『哄人的，你沒有讀過？』那近視眼學生是非常老氣的，可是這時她却用食指在臉上輕輕搔了兩下，『哄人，羞不羞？』

『我沒有讀過，我哄你做啥子？』吉蕙的臉氣得發紅了。

『你賭咒，你沒有讀過。』

『我不賭，我不信迷信。』她申辯着。

『心虛，不敢賭咒！』她佔了上風地高聲說。

『迷信，賭咒才不是迷信哩。』另一個人幫助她反駁吉蕙。

吉蕙從抽屜裏拿出書包，走到別一間空教室去，她取出一本練習簿，扯下一張紙來，然後才從模範讀本裏取出三個信封，她省愼了一下，就留下一個粉紅色的，把別的兩個仍舊夾進書裏去了。

從剛才在江邊起，她就忙着要寫這封信，她從小說月報，創造季刊和別的許多的毛邊小說上看下來好多好句子，這些句子她像背古文一樣背熟了，她常常溶化這些句子來寫信，在路上她已經構思好這封信怎樣起始，怎樣措詞，怎樣結尾，可是剛才被那兩個同班一打擾，她的文思就頓然消失了，祇在練習紙上寫了下面一句話：

龍哥：

信收到，謝謝你。你所要求的事，我已仔細想過了，星期日上午，我到那地方來。

寫完之後她又寫上自己的名字。

『今天幾呀？』她輕輕地問，可是這屋子裏沒有第二個人，於是她就在後面寫了「即日」兩個字，然後就急忙地把信裝進封套裏封上了。

她提着書包，慢慢地順着那曲折的路走出去。在門房前她站住了。她看着那老頭不在就問那孩子。

『胡志明那去了？』

『他送信進去了。』那回答她的孩子的眼睛正盯在臉上。

『那陣才出來？』她不耐煩的問。

「才進去哩。」

「這封信交給他。」她取出那粉紅信封來遞給奎五，「他曉得的，有人來拿。你說我是吉小姐，他就曉得了。」

奎五接過來放在桌子上。

「放在身上吧，等一下交給胡志明。」

奎五從桌子上拿起那封信來，放到口袋裏去。

「記住啊。」「忘記不得啊。」她叮囑又叮囑的，才把草書包一搖一幌的輕飄飄地走出校門去了。

奎五呆呆地望着她。

「奎五！」胡志明從裏面出來，奎五竟沒有看見，於是他就把剩下沒有送出去的信往桌上一丟。

胡奎五因了這個聲音才驀地裏從癡呆裏轉回來，冷暗暗的陽光正照着他。

「你怕該走得了。趕回去正好吃飯。」胡志明往裏面送了一封信，又向管庶務的先生借了兩塊錢，因此身體已感到一陣困倦。

「二孃還要錢。」

『我曉得。』他有幾分不高興地說，『一來就是說這個！』

照例胡志明要嚙嚙的，可是每一次他總仍是把錢交給他的妻子帶回去。奎五來的回數多，也早知道胡志明底性情，因此來的時候，總不開口，等他到天色不早的時候，自然會催他回去，而且自然會把錢交給他。

原书空百页